

林譯小說

第二集

第三十八編

鬼窟藏嬌

下

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

鬼窟藏嬌卷下

第十三章

是日黃昏後。林影爲日所照。臥於地。米格莊之屋本已坍塌。其中爲老鴿及蝙蝠所穴。每值昏黑之夕。髣髴如聞鬼嘯。屋已敗壞。一日其中見一童尸。則爲人所謀殺者也。左近野人。頗聞有婦人哭子聲。以此之故。遂曠此屋而不敢居。牆圯而草深。人矣。是日垂黑時。有一人立於門次。傾耳向內而聽。已而有足音自遠而近。此人噫氣作響。似隱示來者而來者。亦徐徐噫氣。以應之。立者曰。爾來乎。來者曰。然。立者爲旦能來者。卽康木忒。旦能向康木忒曰。爾我當留意此間。有能手曰威里亞。頗饒勇智。彼果得消息者。則

吾謀將立。敗康木忒曰。我亦微聞。昨日威里亞曾以人來搜索此間。不見有人。但見塵土上蛛網而下鼠穴也。且能者睛黑而膊廣。人極高碩。聞言怒曰。誰告其人。竟能探我隱處。康木忒曰。此何足畏。爾之祕處。決不之知。吾聞威里亞方痛斥偵探之無能。且能曰。吾果知其人之洩吾祕者。吾必取其顱。康木忒伯爵聽之。吾所部且至。當商處置此二人之法。事竣則取償於爾。語後遂引康木忒入此破屋之後。因取小燈黯黯作微光。有小房半敞其扉。且能且不入。以足蹴去小石而地簣已露。中有階級可踐而下。此地窖殆漏私之人用以藏私貨者。他人以凶宅不之過。獨且能知之。故借此爲窟宅。二人既下。石級至地窖中。凡所得之贓物咸陳列其內。且能坐於凳上。凳且朽矣。而座茵乃甚佳麗。且能曰。今且論正事。

吾聞尼老替在外間部署。吾則從中調度。引俘虜出新宮時。尼老替停小舟無數於河壩。唯司獄者。須以賄動之。其中有二人爲我所識。一曰司米司。一曰多莫。此二人可以賂請。唯獄中貴國之人。可五千衆。非歟。康木忒點首。康之此來。本爲拔取俘虜。奉朝命而來。實則意不在此。天幸遇見且能。遂得其入手之方。並於其中。遂其私願。康木忒曰。此爲吾之佳運。殆英國和煦之風。吹我此身。投入良友之懷內。且能曰。我不知朋友。但錢多。酒醇者。卽爲吾友。他不之問。吾生平以綠林自豪。亦不審所謂愛國。尼老替允我以錢。引俘虜出。我但知有錢。卽代人行刺。亦所不惜。語後。卽傾酒一杯。自飲後。言曰。此酒。吾自慶也。康木忒自摩其頷。言曰。足下以力得錢。固也。然吾亦非空勞足下者。決有美酬。且能之爲人。蟲暴不能。

細談亦不解。所謂情義凡事簡切一言而已。卽曰汝非尼老替一黨耶。康木忒曰。然吾來欲脫我同鄉於阨。然其中尙有末節。其事頗涉於我。且能作色曰。鄙哉。何言之笨耶。康木忒見狀大驚曰。此間有一女爲吾所愛。卽在武英器司忒間。不在其間。亦在其左近。且能大笑曰。巾幗之事。我不願聞。且平日未與女人交往。康木忒曰。此事不涉足下。女爲吾法人。取之甚易。吾欲與之結婚後。同吾鄉人反國。不欲過累英國。且能曰。汝欲娶婦耶。須知此身一與女子糾纏。卽同繩縊。吾頸實則人人各有所嗜。不能強同。今爾發此言。得毋請吾爲助。康木忒曰。今須覓得其人。方可煩君。彼尙有一兄。宜先盡之。且能曰。彼兄亦法人。同在新宮矣。想爾此來名爲救取俘虜。實則大有私意存乎其間。然非見金不可。康木忒曰。足下

誤矣。吾非欲足下並救其兄。惟留取其人。適爲吾婚事之梗。殺之非救之也。且能笑曰。可。此人亦與尼老替爲友乎。康木忒曰。否。此人爲侯爵名伊夫司。今已居城中。不在新宮。且能曰。我亦聞其人。是格音婁告我者。曰。此人同威里亞並馬出城。訪一友人。卽此間之鄉宦。聞有一愛女。吾已立忘其名。康木忒喜曰。此佳消息也。但得鄉宦之名。卽可覓其妹之所在。且能曰。汝爲尼老替之友。來英救彼俘虜。以小舟載至峭山木騰。更以人接應。非耶。果能成功。爲力已殫。尙何餘力及此。康木忒曰。足下言然。唯伊夫司不爲吾梗。則吾立成富翁。蓋其妹至富。嫁我。則我更多金。其贈足下。當加豐。且能以手拊案曰。勿絮絮。但先予錢。吾卽如法行事。唯尼老替先與吾商。吾當先踐吾諾。康木忒曰。然。唯足下財運通。故一舉兩得。

也。譬如伊夫司死。吾得娶其妹。在此一月之內。吾送爾五百幾尼亞。名金錢且能曰。汝敢與我擊掌示信乎。康木忒曰。吾並立誓。且能曰。丈夫以信爲上。待爾成婚時。吾往親新娘之吻。爲爾致賀。康木忒怒。微作怒詈之聲。幸且能未之聞。而石級已下。六人皆同夥也。

第十四章

伊夫司一日坐小樓中。開窗四望。遠遠見一泓流水。環繞威廉之學校。時爲七月。殘暑未退。餘熱熏人。見草磧之上。羣兒嬉戲。有數人追撲飛蝶。衆中有小女。簪玫瑰之花。著繡花之圍裙。遠遠視伊夫司。夫以伊夫司身爲侯爵。當時閨秀乞婚者多。悉皆弗允。詎留意及此小嬰者。然伊夫司心忽爲動。初意甚愛馬梨。將與之結婚。同歸法國。心念馬梨果與我同歸。則其美麗之容。適稱我侯家之

門第。則此來爲俘。尙無大損。竟得載一美人歸朝。滋可悅也。時林間有雲雀。鳴聲甚佳。忽聞拖魯聘在樓下。與人鬻競。然心中方思馬梨亦不計樓下之喧雜。正幻想間。聞樓級中有軍官跨刀之聲。來叩其扉。伊夫司揚聲請入。則威里亞也。遂起與爲禮。而心深覺不悅。終以爲監己之人。曰上尉威里亞。乃屈尊見枉。請小坐。賜教。威里亞搖首曰。吾爲致佳音。兩國易俘之議已成。足下可自由矣。伊夫司立起。然尙遏制其喜悅。但鞠躬曰。謝上尉見存。早賜佳音。吾心至感。卽自摩其刀。似與之親稔者。威里亞笑曰。侯爵想不日卽行。可以不居此低簷之下矣。語後。四顧其室。伊夫司此時忽思及馬梨。不期二頰皆絳。再視威里亞。亦正同己之心。有慕於馬梨。唯端嚴不能側媚。且又疑己與馬梨隱有愛情。然尙以不然爲慰。

即曰。吾不能立行。尙有小妹在此。又有穉弟。大病甫痊。且宜將息。
 竟依依老夫人如其母。此外。句語至此。以目視威里亞。笑而不言。
 威里亞曰。言下似尙未盡。胡不見告。伊夫司曰。此語先生當能見
 信。我觀馬梨爲天下女子中之第一。二人方語間。而樓下之薙髮
 匠。方高論沃髮之油。何家爲美。而樓上飛蠅撲人。狀至可厭。少頃。
 威里亞嚴氣正性。言曰。足下謂馬梨爲天下無雙。人此語良確。唯
 此語吾已先足下而鳴。伊夫司曰。先生之意。句威里亞性素亢爽。
 卽曰。聞足下似愛其人。然而我已先愛之矣。伊夫司似慍。答曰。一
 女不能兼愛二男。我法。人性質能去其兼者。而使一威里亞曰。君
 言亦當然。答時。初不露其焦煩之色。而伊夫司則怒氣填胸。不可
 遏抑。言曰。威里亞先生。當知女子之情。首貴專屬。今旣如是。請先

生往取證人。吾在是間。初無朋友。君則有之。請先部署。威里亞曰。證人何爲。吾至不解。伊夫司曰。君卽不欲。我決必行。君爲顯者。非決鬪不能決我二人之得失。威里亞曰。決鬪之事。微有難處。伊夫司曰。我今非俘虜。可以自由。何難之有。且決鬪事爲上流人所習。有何可退縮。威里亞曰。爲一女子之故而輕擲性命。此吾所不願。伊夫司心中頗以爲然。忽計及身在敵國。敵衆而已寡。此萬無決鬪之理勢。卽曰。今爲句威里亞曰。君且勿言。聽我言其底蘊。譬如我二人決鬪。必有一死。生者得以求婚。然二人均其所愛。去其一而存其一。寧不愴惻其心。伊夫司聞而怒息。威里亞尙從容言曰。馬梨之心。孰棄孰取。不久卽知。今足下必須歸國。自盡厥職。然於未行之先。必探馬梨心緒以誰屬。吾今尙宜赴聖克老司。勾當公

事。吾尚有餘馬。請以假君。往尋馬梨。與訴心緒。伊夫司徐前言曰。君意安在。威里亞曰。我意甚願馬梨。心中能樂果愛君者。則樂君之樂。若我者。亦不至於失望。行將赴坎拿大矣。今路在君前。君先窺足。若馬梨不願屬君。則當繼進。亦未爲晚。若別有鍾情者。則爾我俱敗。我粗疏不善。髮貼莫測。女子之心。必待其自白。方能了了。伊夫司大以爲然。不期失笑。因憶及在法國時。女子向己求婚。轉爲己之所卻。則女子之言。亦正不可傾信。因向威里亞曰。我狂妄無檢。出其誕語。幸先生勿罪。先生吐屬正大。直當世磊落之英雄。威里亞曰。此事奚屬英雄。今但論孰見屏於馬梨。而能不抑抑怨忿者。始爲男子。伊夫司聞言。引目外望。自思吾能冒險一問。果不見答。亦能如彼所言。置之若無事耶。以理言之。冷血之島國人。原

不省愛情爲何物。復自思馬梨不能兩屬。終歸一人。此定理也。伊夫司因與威亞里引手曰。感謝先生惠教。未知能容我伸謝否。威里亞旣引手。亦報言曰。此何足謝。第一着。須令馬梨怡悅。君今先往。問之。取其報章。卽我亦專候其決。斷君不濟者。我繼之。威里亞興辭。伊夫司鞠躬爲禮。後送之樓下。客行後。伊夫司自念此人。堅如木石。何足動美人心。馬梨決不能愛其人。讀吾書者。當知測度女子之心。大非易易。伊夫司之意。以爲馬梨不愛威里亞。實則不然。猶探火山能決其永不暴裂。或卽時暴裂。耶威里亞旣以馬贈伊夫司。伊夫司卽上馬赴西萌。西萌去馬梨之居未遠也。威里亞以目送之。口中微呼曰。馬梨。馬梨。此二字實未嘗形諸口吻。或惟夢中呼之而已。今則脫口不禁矣。伊夫司旣到西萌。而威里亞

亦以馬至聖克老司。

第十五章

馬梨是日在園門以外。划小舟向蓮蕩中往還。而水鼠見人立竄入水。馬梨見狀笑曰。蠢哉物也。女入蓮花深處。取花以手着水涼爽。入肌水上。樹聲謾謾清寂。無人時。天酷鳥咸入林。作午睡。女爽心悅。目言曰。亨雷忒乃大愚。胡不從我而遊。今馬蘇亦愈。此子甚佳。不類耐得之頑。令人生憎。今馬蘇年尙未屆。曰凜凜有英雄氣概。所志大不可量。顧一念及英雄。則思選婿之事。已而擲舟停於水藻。忽聞岸上有蹄聲。自遠而近。視之。則伊夫司也。呼曰。伊夫司何來。而眼中尙他覓威里亞。何以不相監視。伊夫司下馬。卽以手近船脣。言曰。今日我但一人至此。馬梨曰。汝一人耶。何以。句伊夫

司曰。我非逃獄之人。但句馬梨曰。我非疑爾逃獄。果作是想。何以對亨雷忒。請爾爲我言之。伊夫司曰。何妨。一度馬梨見伊夫司得意。卽曰。爾自由矣。胡不往告亨雷忒。使之欣悅。馬梨語時。仍不與引手。且未悉伊夫司之不悅。伊夫司曰。卽爾亦當欣慰。馬梨曰。焉得不爲爾賀。吾意尙望餘人。悉皆釋放。則殘忍之事消矣。伊夫司曰。謝女士惠愛。及諸敵人。馬梨少少整冠。言曰。是何名爲敵。吾果有權力者。決不使二國之有戰事。伊夫司曰。女士殆欲立天下和平之會。可謂至仁。能使受禽之人生無窮之盼望。馬梨曰。受禽之人爲誰。伊夫司鞠躬曰。鄙人也。馬梨曰。適爾不言自由。已脫囚籍乎。伊夫司曰。自由者。言歸國耳。然吾身自由。而吾心尙受禽於此。伊夫司已漸露求婚之意。馬梨思此幽靜之池塘。男女獨對於禮。

微悖。卽自小舟中起立。似不省伊夫司之言。卽曰。此好消息。若不告諸亨雷忒。殊非是。告之則行。吾二人之交情。當增上無窮別緒。女語後。匆匆登岸。伊夫司欲引之登。而女不顧。倉卒中。幾墜於水。非伊夫司以手抱之。週身沾濕矣。馬梨不悅。赧形於色。心中甚恨伊夫司之來。且念彼何權力。乃敢引我之手。忽念威里亞對己。恂恂有禮。使彼見之。何以自聊。夫前此偶示以和悅之色。彼卽以我爲有心。毋乃過望。旣上岸後。卽縮其手。正色鞠躬致謝。曰。宜急往面亨雷忒。使其心早慰爲佳。伊夫司曰。亨雷忒聞之喜悅。想女士亦同此情。唯將告辭。此心。句馬梨不答。自念亨雷忒胡再不見。遇此狂且。心殊不適。伊夫司尙曰。司密馬梨心中。蓋謂馬梨之心。固已屬己。今日決成其事。且少年美麗。旣貴且富。而又勇敢。當日法

國無數美人。着意於己。皆卻而遠之。而馬梨焉有不願屬己者。正思索間。而馬梨不悅之意。亦不之覺。以爲馬梨必不憚惜此一諾。於是心動不已。但覺馬梨之美。無度且愛。已滋深也。遂呼曰。吾屬意之。天仙中人。我誠愛爾。爾獨無情於我。耶。請吐其衷曲。見示勿使人焦悚。乃鞠躬靜待報章。而馬梨卻退。怒形於色。馬梨蓋自怨不檢於前。致使此少年無禮。幸尙不至落淚。卽曰。我愛爾。耶。伊夫。司先生。毋乃唐突。爾本吾國之敵。我家以禮優容。蓋待客之禮如是也。爾卽據此爲愛情。毋乃不加自量。伊夫。司。如受巨棒立時。天爲旋而地爲轉。卽曰。吾固爾之國仇。然於私情。何涉。且兩國相爭。終有和平之日。故求婚之語。亦非無因而吐。爾固言國仇未釋。不宜論婚。吾亦不妨留而有待。馬梨大怒。汗出如濯。言曰。伊夫。司。汝

安知愛情。我亦何從愛汝。汝念左矣。語後。馬梨齧牙而忍淚凝立。如石人。伊夫司萬念皆灰而思慕之心立時中斷。既而又思身爲侯爵。卽受美人之辱。亦宜以大度容之。卽曰。女公子真不愛我矣。馬梨曰。然語後睡而不顧伊夫司。默然無言。馬梨復曰。伊夫司幸勿怪我。我初不知爾有此心。蓋我心早有句。伊夫司曰。其人決爲威里亞。馬梨大驚曰。汝何知之深。伊夫司心顫卽低首答曰。彼亦甚愛女公子。我所求妄矣。馬梨聞言怒息。言曰。威里亞初不愛我。我亦知之。伊夫司曰。彼於前兩句鐘曾據懷告我。安言不愛。馬梨曰。彼告爾耶。心中自念何以己不之知。而伊夫司知之。伊夫司此時鞠躬答曰。吾固聞之。馬梨曰。彼固無權力能以私情告爾。伊夫司曰。彼自云愛汝者。初未知汝之愛彼。竟以爲未嘗愛也。吾今日